

善校本

韓

非子

卷一至九

上明萬林趙用賢刻本

蘇州戈小蓮翁

詳校本

手校

錄頭

咸豐六年五月得先元妙觀函書坊莊紙

八月初五日屬告相厚重錄
原卷六缺二十三兩葉周鈔補

號

韓非子書序



余讀韓非子書蓋喟然而嘆曰世道之趨
於權譎也君臣之間相御以智而相傾奪
以捭闔抵巇之說也其至秦而極乎先王
之道既熄諸侯各競於詐力而列國之士
各騁其機畷辯數以務尊安其國而榮顯

其身當春秋之季所號稱良大夫者如晏
嬰叔向公孫僑之徒其馳詞執禮往來相
厲以仁義而相訛飭以忠儉信惠是猶先
王之遺也至戰國而儀秦之徒始以其縱
橫之說勝言從親之固則諱其善敗之端
語衡合之利則匿其恐惕之迹雖其揣摩

馳騫務出於奇詭而要之陳形勢之便利
規情事之變合天下猶各以其說提衡而
立故當時之君得士者昌而士之設智能
批患難者亦使世主蒙其益而顯功名於
天下蓋稍蠶食而及於始皇之身闔東諸
國既皆削弱無可倚以抗秦而士之爭趨

秦者非得秦權則無以震聳諸侯而快其志非訐激其詞亦無以當主意而盡閑遊士之口故干秦之說愈相軋而愈不勝卒足以亡其身余於非子有深慨焉夫非子固嘗与李斯師事荀卿斯自視以為不如非矣及斯已柄秦盡用其所學非固以量

斯之在吾術中而他所獨制恣睢上以塞聰揜明而下以拂世摩俗非之智又足以先斯而逆其所必至故斯方以一法制明主威而非則曰當途之臣擅勢而環其私斯方以過黨與絕異趣而非則曰獨任之過將乘賢而劫其君當人臣憂死之不暇

而虞其有田常子罕之厄且以大困之二
詞同軌於近習將使之行不法而化其主
是皆斯之所醞釀鬱積以基亡秦之禍而
非乃以疎遠一旦斥而言之宜乎犯斯之
所甚忌而死不旋踵也昔者范雎羈旅入
秦一言而合縱踵卿相夫昭王之明不及

秦皇李斯之專不及魏冉非又始皇之願
得與同遊者其才出雎遠甚而卒不免僂
辱為天下笑者雖當秦之孟親猶數年而
始得盡發太后穰侯之私故其主信之不
疑而讒邪不得以投其間非徒知振暴其
短可以傾斯說而奪之柄而不知斯以干

寵忌前之心揆狠戾無親之主乃欲自奮
於說而投其必聽之會不亦難哉太史公
蓋悲非之為說難而卒不能以自免余以
為非之持說者甚工而其所以用術者則
甚悖是其所以死也使非而幸緩須臾秦
皇方且回慮易聽當有深計而不疑交爭

而不罪者何以成沙丘之禍而鑿一中
非之所料如此哉非子書大抵薄仁義厲
刑禁盡斥堯舜禹湯孔子而兼取申商慘
刻之說其言恢詭叛道無足多取然其意
則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一切欲反浮淫之
蠹而覈之功罪之當要亦有足采者嗟乎

三代而後申韓之說常勝世之言治者操其術而恒諱其跡。余以為彼其盡絀聖賢之旨而獨能以其說擊排詆訾。歷千百年而不廢。蓋必有所以為韓非子者在矣。惡可忽哉。惡可忽哉。此書舊亡和玉姦劫說林氏三篇他所逸者通五十餘章今悉補

次無闕

明萬曆十年壬午春三月吳郡趙用賢撰

漢志法家韓非子五十五篇隋唐志二十卷目一
劉勰文心雕龍曰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
之富

蜀志先主敕曰申韓之書益人智意可觀誦之
晁氏曰韓非喜刑名法家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

韓子總評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
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

漢志法家韓非子五十五篇隋唐志二十卷目一
卷註不詳名氏

劉勰文心雕龍曰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
之富

蜀志先主敕曰申韓之書益人智意可觀誦之
晁氏曰韓非喜刑名法家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

襄陽漢志无此字
道藏本无此字

說難十餘萬言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
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
故太史公以爲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
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
子之書有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及欲上人者必
以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身後之等言是出於
詐此所以一傳而爲非歟

高氏子略曰韓子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
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

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
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卽
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爲
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說
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
之難也固嘗悲之抑亦有所感慨而發者歟嗚
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況
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雄氏曰
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黃氏曰抄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而兼取申
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
已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
疎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賢近將誰
汝容耶送死秦獄愚莫與比然觀其書猶有足
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
往故爲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亦
未嘗自謂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
流俗因信以爲真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

何韓非之辨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
馬齊稷下之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
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考實
按形不能漫一人今人於異端有嘗核其實者
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爲燕王削棘刺之端
爲猿母者必三月齊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
久齊而給之爾王乃養之三乘冶工言王曰果
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削
此不然之物也因因而問之果安乃殺之今人

於異端果嘗有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
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
於無始之前其爲黃帝之兄甚矣而人莫不信
趙主父施鈎梯而緣播吾刻入蹟其止廣三尺
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
端往往鑿蹟崖石之巔其爲播吾之蹟愈悖矣
而人反以爲神非之辯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
以告惑者

韓子總評終

韓子凡例

一漢志隋唐志皆云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而
王伯厚獨言今本五十六篇元何休至元中所
進韓子止五十三篇謂姦劫亡一篇說林亡下
篇內儲說下篇六微內似類已下亡數章則世
之不見全本亦以久矣今按古本說林下篇之
首尚有伯樂教二人相蹠馬等凡十六條近本
俱自上篇田伯舄好士章逕接下篇蟲有虺章
所以遂謂脫此下篇其實未嘗亡也又據近刻

六微篇後共闕二十八條亦按古本校定共爲五十五篇獨伯厚本無從而考然此書遂庶幾于大全矣覽者幸無妄意于牽合割裂也

一按隋唐志云韓子註不詳名氏元何休本獨謂舊有李瓚註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不知休又何據而指爲李瓚也今所載註語果涉瓚猥無識第因宋本具列不敢輕加刪削要以存舊章而已

一按宋本和氏第十三姦劫第十四篇目既具文

時本
謂記
有藏本

亦無闕時本乃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王之害也下逕接我以清廉事上句既脫和氏末章又并姦劫篇目而失之讀者至此往往有殘缺之歎近本乃不加詳考至并姦劫篇目亦行削去使古人成書幾爲臆說所廢今所校定一准宋本覽者究心當自得其完闕之異

一是書訛缺既久歷考近本無慮數十皆出一軌至閔道藏中所載乃知近本又承此而訛也獨宋板大篇完整毋闕而句字之間參錯復多今

依諸本更定其間或有舛謬不可解者尚餘十
一不敢強爲之說以俟夫博雅者重加采輯庶
幾此刻爲之先驅耳

韓子凡例終

首行字畧大三格寫以後每卷同

十三行

十四字

空三格

下同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口口口初見秦第一

難言第三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揚權第八

第三卷

存韓第二

愛臣第四

二柄第七

八姦第九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三

和氏第十三

姦劫殺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第十七卷

難四第三十九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第二十一卷

五刑第四十六

第二十二卷

八經第四十八

六反第四十九

第二十三卷

五蠹第五十

韓非子目錄 終

首行大字三枚

二字後同
宜三枚下月

五五枚下月

韓非子卷第一

水讀校本

周

韓非子卷第一

李善齋

〇〇〇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〇〇〇 初見秦第一

天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

當一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

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

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臣竊笑

八略相

王小格曰此首篇沒篇皆此

入秦時作伴皆在韓者

以次第蓋非自宜者

謂書藏本係秦強

上齊後

韓非子

襄陽韓非子

呂廉刊

襄社戰國策無難字
又按策心為作張儀見
秦之亡也文異因不一皆
見後

此策有一逆攻收者亡
句虛有

此策多句故上三三亡此
子二亡

此有二亡而天下得之亡
天下得此三亡之道也注
大謬

此按首俯首也俯首戴
羽以控敵也

此相事者下交野之字
皆微行不隱也

此按三亡之說也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其此之謂乎。
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
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
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
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
民不能死也。主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
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
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
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

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
賢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
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今秦地
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
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
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
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
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
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

此按也

韋氏子
卷一
二

先施論謀臣
二失策多乃
四二
收燕乘限作國巨作鉅

襄極五戰之國者亡五方
皆可以戰也其居此而一
戰無齊若亡一戰之條
存亡也注不

此注以上有破荆于五
破國不知以清清商
江之白未取五戰之國
猶亡四戰也也

收荆無遺者猶陰惠
務盡之意於五戰之條
不生矣起下其伯五道
殺殺亡秦勝國不取也
策作制株極根

小格曰湖策作都史記引
策作五者明上吳

被千里曰服而伏字
襄極服策作伏

收策作立社生置宗
唐合字屬下法是

策作詐
作詐是

收狐疑之狐策作狐
小格曰此當是孫字戰國
智見之字也刊者以狐疑
形迫而誤法更係疑字
耳

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
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
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
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尅而不齊爲樂毅破齊於濟西由此
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
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爲戒
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
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
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

弱策作強

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
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
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
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
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
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
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
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
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

成

小格曰此宗廟令不戰國
官名之云者見者枕位
也大宗一統之令使
人也恐州官他處
而不見且意而主字
背

故謂中民字以言民萌
猶言民生也謂者生也
謂者亦一切謂言美第一卷云厚
謂者亦一切謂言美第一卷云厚
謂者亦一切謂言美第一卷云厚

小格曰晉注漢書引以
矣下修武之名久矣韓
武亦傳武王更每修
武 山東字策元
小格曰策云西攻修武路
羊腸障代上竟地地
最分明院路羊腸已
扼代上竟一病不序不
障下云代四出地上
竟字則中麻李漢
障下障以形也耳
上條為魏地也軍作
十七是

根東無疆字是
謂者亦一切謂言美第一卷云厚
謂者亦一切謂言美第一卷云厚

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營私邑謀秦故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愛民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

表極說文民眾萌也且民萌之言不連之證

謂者亦一切謂言美第一卷云厚
謂者亦一切謂言美第一卷云厚
謂者亦一切謂言美第一卷云厚

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賤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

謂者亦一切謂言美第一卷云厚
謂者亦一切謂言美第一卷云厚
謂者亦一切謂言美第一卷云厚

穰侯路羊
賜徐代上
黃

何

此從者敗即上成從之從也

王不格曰趙策今有城市

之邑七十恐者當色也

得通稱嘉祥十七日

集批春秋時將大子即

上為之受賜下大夫受賜

其也也三保漢國

之好也去法

然則未受錢于即代上

走不應者四十七年

是賜難以

又批成邑平

運成

國策交

千里反者伴

集批又

即以

世持

運子

運子

運子

運子

運子

運子

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

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

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奔霸王之

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

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

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奔

甲負弩。戰竦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

而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

之從。幾不能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內者吾甲

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皆

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

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

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

溪。右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

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夜而破紂之國。禽其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即世持運子運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即世持運子運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眾

襄抄月策伴年

又抄策伴年數笑

渭素藏本云此言
天下可兼有也
本明

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冷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與天下。天下可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

宋李潛下
有於字
及字宋李
死
有
宋李潛下
有於字
及字宋李
死
有

宋李潛下
有於字
及字宋李
死
有

千里曰當。當不以主為謀
不忠者主之
首也為謀
造世心以別
言其不言

梅春秋影六郡小奴
影及子那
以云那影
必已易世
初但不知
時日何人

王小時曰長
善為趙下
又廣言趙

德字宋李

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主謀不忠者也。
存韓第二

宋李潛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薦薦。以供

若薦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

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

臣竊聞賢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

從徒。欲贅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

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

曰字宋李
死

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為內臣秦猶滅之

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二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斃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羣苦弱。以

小標曰原字也
千里曰原。當作厚。

內攻見呂覽

王曰而廿二字衍

此二方來齊道也。羣苦弱韓魏也。以而也。廿也。謂而韓魏為敵而資之也。而上下以韓魏資趙。取為之意也。

非直指貴人之夫計宜乎斯之自為淫說而終不能免也。范睢三見秦王而猶慮左右之竊聽先言外事以資秦。非非智不及此矣。

小標曰文選二十九卷。兼天下未嘗日也。以古者兼天下。未嘗不兼用事。臣云二則金石相弊。之金石為幣。幣幣在道。

秘衡橫也。正南趙敵而橫加焉也。建德三言。橫乃証。

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賢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為質。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進。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

宋誤 藏本內 宋本

按韓字當是趙字
之誤祝字下父不見

千里曰韓是持字

千里曰韓是持字

間也

此是當時經
藏之文故并
飲李斯語

謂秦王本欲腹心
下文三作腹心

千里曰虛處平居也而極利又極固也核說文者也虛處五不玄一句立字衍

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

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

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為計而使諸侯

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

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

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

臣斯。甚以為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

也。虛處則核然。核妨也。心腹虛也。而病為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為妨核音艾。若

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喻。

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

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為難。

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

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

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

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

復見峭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

為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

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

謂多也。七當為春
下文而云子於齊
趙者同謂春也

蘇秦宋
李韓
子思誤

謂身非殺身之根

謂身非殺身

王不格曰據史記昭見紀王言以武及荆蘇印此說也

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疑伐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

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

謂身非殺身之根

謂身非殺身

王不格曰

此說也

何

小格曰上地上地
義極作上地也亦通
以釋介上地也
顧云七術之要
趙上地守也
又云李悝為魏
趙策云且秦
魏其死也
小格曰借道于韓
其秦之上地也
亦上地也

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
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
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
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
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
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
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
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
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

說之謂也
場之向一也
其心亦入於秦也
指上地為是
概上地一條今識誤不入

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
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
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
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
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
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
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
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
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

謂秦本
此依文勢

韓非子
卷二
何

小格曰反掖者反于肘
腋之間也

批散積聚散盡也
宋李則字不香竹渭或
反或散皆無平也

千里曰用當作周

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反以禽君掖也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

宋李則字不香竹渭或反或散皆無平也

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

纒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敦

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漢纒纒有編次也不倫多言繁稱。

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

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激意親近。探知人情。則

見以為譖而不讓。闕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

批順和順比

文意深密字字奇警

千里道當作道西釋文
送車七作送皆送印洗難
之拂作鄭多注而世有
二字

楊成孝作性

又楊性言者

亦性石言不用
又米堅白堅

一語束上開
雙標緊

夸而無用。繼計小談。以其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
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
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
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
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
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
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
大者患禍災。害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
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

文法變而無
跡可尋

以智愚立說
轉及文王絕
無源迹

小語曰梅伯事見莊薛

千里曰百里子百里也

梅若此愛百百里矣慶之
七人

叔盧曰枚子小梅曰呂覽
作抵二枚孝一字

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
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
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
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
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
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紂弟翼侯多。鬼侯腊。比干剖心。梅
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傅說轉
鬻。轉次而備孫子臙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
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作座

韓非子

卷一

七

環之

叔盧曰枚子小梅曰呂覽
作座

小格曰分胞見莊子胎籃

六字注
深亦有

滑案字不
記今

義樹倒者不悞也

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弘分胞。磔裂也尹子筭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為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有韵

小格曰等音底音音子

樹款上女民音是成

樹管上之受仍束也

四謂事者歲本之字而字
樹下文云四美以四字不
可少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人臣太賢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

韓非子
卷一
三

位至也十
不亦也少

臣相類也

謂其以類者君
臣相類也
祇備德備物而不富也
謂其以備孫備

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

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此君人者之所識

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

王周諸侯晉之分也。趙魏齊之奪也。陳恒弒簡公也皆以

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弒其君者。皆以類

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

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賢賤質之

以備。謂薄其賞賜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

是謂威淫。注散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

謂其以備孫備

謂其以類者君

臣相類也

子合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

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

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

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

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

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紀以

有紀

是謂威淫。注散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

謂學王處四子講
德論名自正而事
自定其言者此
易有泰同
契本此

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

松以段全得老子之意

小悟曰若一辭注考深清也又莊子天地篇也
正其清也

拙不賢不智不自為賢
智也

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有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濇乎其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子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君雖不賢為賢臣之師不智而為上智者正。為臣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為己功此之

韓非子

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

以聞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

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

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函掩其跡。匿其

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

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齟齬。破其意

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

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

以聞見疵已終于暗

而見目下之也

千里曰官置一人見揚

權

批批文注

趙絕美地

字最佳

不應有

千里曰官置一人見揚

批批文注

趙絕美地

字最佳

不應有

千里曰官置一人見揚

批批文注

趙絕美地

秘史

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

主之側。為女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

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

測。同合刑名。審駁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

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

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

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

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

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

殺主之五故謂之賊也

注解上虎小為存可

碩云姦字曰賊

臣聞言作日聞

今誤誤異

千里餘當伴與

下捕虎者

其黨甫也

千里刑名刑名為

刑 批刑形古直

啓與宜巧

之道靜退以為賞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
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
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
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
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
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
故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
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
無赦罰賞偷則功臣惰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

謂事以言
不必也
可也

謂臣不陳言
謂臣不陳言
謂臣不陳言

謂事以言
不必也
可也

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
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第一

乙丑九月廿六日
未二時
丙寅二月廿一日

紅山
香不著王

丙子六月廿五日申時

亥

巳卯九月廿七日

八條增已解五條 襄記時年五十五

此卷小悟者記四十條 洞率記十五條 連今死增入條在 識誤中者多不錄

愚解七五十四條 古有 即日襄云記



韓非子卷第一 終

韓非子卷第二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 法從私 奉

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

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 民及社稷未改易

而全亡。遂殊者則由由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

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

不重眼且不 畫分界逐意 命詞滔滔無 涯而法度犁 然具備惟先 秦文字能然 西漢則少遜 矣 句法奇甚

襄世抵化本作氏社 稷死也下至文王安 死而魏以亡可証若 依注 依氏殊甚 甲謂事亦一為清注 國策曰荆氏曰氏

小悟曰當是夜燕救趙見年表

魏魏攻定陶名得... 陶魏之地... 又按春秋時有魏陶晉... 滅之賜里萬... 地處河... 南秦之河... 考即魏地... 居... 去之地... 其時... 名魏... 千里曰魏... 當作衛... 總結上意

以下說國之亂弱由不審法度而臣下用非其人

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

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為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

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

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

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為私都也攻

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

細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

於天下。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然而魏以

亡。故有荆莊齊桓公。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

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

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

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

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

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

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

謂得守法度之臣受之以政位審得失有權衡之

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

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今若以譽進能。則臣

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

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

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

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

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

進其與。與謂黨也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

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遮相

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

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

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

德與宗黨

極臣字當有宋先臣字

謂忠臣之言也

謂奸臣之言也

謂君子之言也

謂小人之言也

謂君子之言也

謂小人之言也

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此亡之

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謂朋

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一至主之廷

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

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

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

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亦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

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

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

韓非子

碩文刊

此也

以下言人君當審法以擇

弊即蔽字

桀弊可伴壞解

法量切則飲者不

便壞之乃不能也

此不敢辭賊者難居幾言
之盡忠圖上也

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

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

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

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

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則君臣

之間。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故主讎法則可也。謂

校定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

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

志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是缺上之

此缺當
是缺上之
意也

以下言官得
其人自能盡
事于上也

故臣人言名也

故有口不以私言。為君有目不以私視。為君而上

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

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

不得入也。鎔錙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無私賢哲

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

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

交所以無感。賢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

衡而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

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詐說逆法。倍主強

按不遠交則死遠行死
百里之感
小悟曰感
諸力戚
以下言臣之
區情以事
如此

小悟曰易去身

韓非子

卷二

日

文

提衡也

按凡所作為之皆非也上

王格曰簡也
襄極簡作臣解不通也
王意而不用也

諫臣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者耳行惠施利。收下
為名。臣不謂仁。如此之臣不可謂忠離俗隱居而
以非上。臣不謂義。如此之臣不可謂仁外使諸侯
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
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
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何危以
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
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
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

按行書聲讀一存一其品行
也具已之學刻以俟用也

以下言當審
注數以御也

按五守禮也

按關也也用
注則險躁也
見不得則藏也

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
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夫為之
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且
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上用耳。則下飾聲。
飾聲則耳聽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先王以
三者為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
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故法
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陰躁
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

按之字疑

謂名不虛傳中法見也
核法用也單微
用權貴不敢欺也
核法注者
名言在此
按見耕以真耕也
猶聖也地也
漸往日深日遠
下瑞字也
朝夕猶東
西也

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
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故治
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教既
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
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使人主失端。
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故
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故明主
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不
遊意法外為惠法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
皆所以防其侵也。

之聖曰過當
此凌過句
謂多法可凌過
游外私也
刑也
誤

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嚴刑所以遂令懲下
或凌過遊外即皆私也
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
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威制共。則眾邪彰矣。威
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刑
共臣則制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刑
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
規矩為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上智捷舉中
可用當以規矩為其度
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
當以先王之法為其比。例
也。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
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減

韓非子
卷二
六
文

也

不益
概及修也
以修其餘也

益少斗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法不
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之治自平
阿賈。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
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主之失。詰
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美齊非。絀其健美齊其一民
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退淫殆。止詐偽。
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賈易賤。不敢以賈勢法審
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
王蘇覺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
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

臣而制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斷之也

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

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

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

詐媚惑其主得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

其威而罪也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

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

世今當是
今之誤

極慢易其也

手書服下者有於字
極視下制于臣可見

謂素非言教言權
臣之言漢少帝
清之而能立於
於諸葛亮亦通其
意者也

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

民歸臣而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

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

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

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為臣故

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

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

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

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

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

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而

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而宋君劫。故今世為

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王之危。甚於簡公

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

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言名

刑也。言事以相考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

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

刑名曰權即聖字

子罕曰。今者。言下有。不
字。後與當。作與
謂。多。多。歲。中。字。不
字。非

極。東。字。之。者。有
不。極。曰。者。字。併

子罕曰
言者併
於言

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震主亦所以為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寤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與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

夏義節為日

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

才術故能乘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

沮毀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

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羣臣之情不效。則

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故越王好勇而

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

效見也

概異世臣謂不能
分別羣臣之賢
否也

韓非子

卷二

中

按藏本無此字

謂高明不受國
之高也

按瑞方也
皆足惡臣皆臣之方
正也

謂亦藏本戶

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
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
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已。因以篡之。故君見惡則
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
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為資。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
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
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
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此以情借臣求

受字案

利者也。患所以生。

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

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

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為子之田。常不難

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

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命也。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

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

情而指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指精。賢才

淫病

按不飾不場曰素。空也

權劉涓子
賦注引
有韻

按去去注

書上子

卷二

批平素當處為而治或
伴朕為可
其說亦多易合

謂事以則見
即道陰見陽
左右既立謂使
臣分任職事不
立朋黨也

所以助理也。用之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
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聖
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
待之。彼則各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
自用其能也。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左右既立。開門而
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左右既立。開門而
當。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
君但開門而當受也。無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
所遮擁也。當受也。無變易但令輔弼行之不已。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
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皆俱行職事有功而可此
所除去無不。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
隨化而成。

案字立
有泰字

謂事上見其長事
乃不心
批方當解才命之方

批惠而慈字

倚不正也

批任或任之誤
不見其采是
聖人靜以自
居始匿光彩
臣下以故守
不取失節

批采文飾
素而趨於正
臣下以故守
不取失節

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
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
方。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
者矜好其能。則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
各飾其能以欺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
因其材以入其諛。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
佞材則辯惠也。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
則國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
曰以名。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
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
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不見其采。下故素
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
事則下事既素。且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

案字立
有泰字

千里曰修 當保循

修循 古通用注

故云循身不必改

小格曰注服則不待帶

此句即下小格情之宜

本天謂又

兼修教法皆言之久待

命于天或即不同天之意

意

此及置也

任之彼則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

自舉其事則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彼則自舉之

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自定在上者

從而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事也循事

則刑名審矣所生為形名所從而出

名可知形名參同用其所生者形名既以參同故有

此人而二者誠信下乃貢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

也貢謂謹修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

陳見也天必有符應之命以

命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

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必背道民人用之其身

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

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

其事既終還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盡之

從其始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後

先凡人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

則是偏聽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

而致患也擇其善者以之施教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

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

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

其寧道德不與物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

生歿言當因道以考汝報命而汝也歿生猶廢興

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故曰道不

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

形即正修形之

形謂事也及還

也還其本之理

也而益之及經之

解曰以相及之及

極道當稽考而

教名之注為作

此似悞

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

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出入和不同於

燥濕。故能均於燥濕君不同於羣臣。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

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

君賢獨道之容。道以獨為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當

陳其名言以禱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

調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

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入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

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間漫

聽言者欲聞以招明愚以求智故聞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敷奏也。脣乎齒乎。吾

不為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為始則彼

自為始吾愈惛。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

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之

下情上不與之為構也構結也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

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

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

幹堅植不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

楊溶化也。死也。

又楊溶流易見也。

下云劫之溶之。

又楊溶者石通言。

初能言時比之也。

無所不至。若醉也。

七小格說。

小格曰。知報升楊升卷。言合虛當為參參合。楊八。任以類則合。參參又。言必。也。卷。固。也。也。

極義以古儀字

小格曰義或儀字

洞華曰及字於注非

極固閉內局謂固

則其机子局而勿

出也

凡所舉動溶然開暇雖有所改無為而為也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

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為其事若乃惡之彼必生怨而遂止故去喜去惡

虛心以為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上不與共之

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上不

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咫尺

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閉內局閉心

內以觀外若從室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

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

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因其所為

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所為善惡既各自

及刑刑賞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議於一事二事

則人知他事皆然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

由者也既不神故可測則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

不當則下以常理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

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若地若天孰疎孰親天無

地無私載故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象天地之高欲

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今機事欲

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外謂百官

今官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

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

章

古

章

極不神下將因而為不

合王事不當下將故常

理以察其非非道者

天者地使民可解而不

能而解是謂累解是

謂聖人

極高厚者云神

極內置置也置而勿親

惟置凡事而不親行

極置置一人注非思謂

每置置一人置置以何得

夫政下云不致遠如人約

恣恣矣

又極置一人置置置一

人臨一人也教下之勿務

按官事也每事必當

又不可令其考也

乃不考日无存勢

移謹之患

千里周合者伴同合

狗虎子

移易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臣門多人威凡治之
 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權在之故也周合刑
 極。下不能得。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周合刑
 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刑名不差則民
 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猾民愈眾。姦邪滿側。亦既大惑
 邪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賢人而逼焉。君之富臣
 滿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賢人而逼焉。更從臣貸
 君之賢。臣更令臣逼。此倒。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
 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國焉。專信一人則勢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
 國焉。聚焉故失其都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
 為。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神謂君可測知如臣主
 理。主失其神。虎隨其後。能為虎隨後以伺其隙主
 上不知。虎將為狗。主既不知臣之為虎則臣匿威
 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

義林王龍巨虎如虎臣今為狗富子行群嗥不已一旦初為虎獸也

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為狗君不知而止

益其朋黨無。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

成羣也。虎既成。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為虎

也。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主既

虎則懼而履道。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謂

君臣也。欲為其國。必伐其聚。聚為朋黨交結伐之者

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

其國必令。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

斧。亂人求益而與之。則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

小語曰信法伴申言
中法刑于狗也
狗羊聚者伴聚者思
此語

一字注
字字有

義林王龍巨虎如虎臣今為狗富子行群嗥不已一旦初為虎獸也

又漢書胡
建傳

襄極快字
後

我。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黃帝有言曰。上下

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實。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美

交戰。一日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

下。下既有美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度量之立

主之寶也。度量可以割斷。下黨與之具。臣之寶也。

黨與具可以奪。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

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為尺。上於度量少有

矣。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有道之臣。不

賢其家。大夫稱家。賢其家。有道之君。不賢其臣。臣臣

將賢勢。賢之富之。備將代之。臣既賢富備。備危恐

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

速置之則禍。內索出圍。必身自執其度量。臣人四

常在圍。今在內。欲求出。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臣黨

與眾。勢位高也。位如。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

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亦取其。靡之若熱。

若鑽火之取。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毋弛而

弓。一棲兩雄。刑法罰不當。棲之雄。喻一棲兩雄。其

鬪。嘖嘖。爭鬪。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一家

千言百備
當作彼

謂易子奉
天下

二由不置
天子

謂孝廉
通也

謂廉
通也

振者同
謂也

謂也

陸德明

下里曰圍當作圍
有下拒也叶
按作圍是注故
解作圍且支有
出圍也

二賢事乃無功。二賢爭出命服役者不知誰從故事無功也 夫妻持政。

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爭持其政故子不知所從也 為人君

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疎。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枝也數落木枝者喻

數削黜臣之威勢也。木枝扶疎。將塞公間。謂臣威權覆主充塞公間私門

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圍圍也 數披其木。無使木

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 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

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

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賞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大本大矣春風又發

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則臣將二而危君矣 公

子既眾。宗室憂咎。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眾勢凌適子故憂咎也 止

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

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淵者水之停積

水清鑒之者必眾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 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其所

欲為。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邪其術有八也 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賈

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美好之色 此人主之所惑

謂柔木字藏
本所是是
潤華枝字能三字
句下本字一符

卷之二

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

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

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優能啁笑者。侏儒。短人也。

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

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

小格曰春秋時曰卿置例
字此通用例

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姦臣既以近習之臣。外又為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也。

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

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收大臣之心。辭言為作聲。

譽。又更處置。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

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官

攝攝或攝之誤

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希得與攝故言。九重賢俊爲人臣。但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談論議希也。

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

謂其言巧便聽者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

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綴屬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

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

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

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

彰其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死。以恐其羣

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

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

事大國。兵強則畏小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

小格曰斂子

厚者謂大夫
甚者也

小格曰內入步

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損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也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所以防二姦也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不令妄

王格曰擅退三字

極擅退三字所

甚是不使羣臣

虞其意慮其

娛樂之也

六州

舉。防二姦也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從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必不令度君意。於倉擅有所進退也。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若墳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防五然民萌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也。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不使羣臣相為語。防六姦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鬪之勇無赦罪。邑鬪勇者謂恃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使行私財。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於勇士

羣臣

卷二

三

并

距之。防入姦之四方

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

也。亡君雖有國非已有之。今臣執制而有之。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

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聽大國為救

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

有辭而見伐故聽從。聽傾國猶不足有所不從則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

不外諸侯。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諸侯

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諸侯知我不聽用

浮言以罔誣其君也

洞華曰奴不聽司

重君曰少後矣

亦無

不聽是如

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

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

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

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

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諸侯以勢

有所委屬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

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

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

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

宋李定下筆行
謂李定藏本同

臣之事

此本不格若也廿二條
洞羊記十三條
愚解方十條



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墮而簡其業。
此亡國之風也。墮毀也。或本為墮。

二月初五日 曾校

廿二條
廿五條

廿五兩坐廣系核每任畫已子未時
己未九月廿二日



韓非子卷第三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

韓非子卷第三

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日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堅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堅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

此為穀
說合
陽穀
耳
謂柔飾邪為二
作人是也藏本
人
秘准有子諸書引
二作人

此字先
或與堅穀
陽字
無此字
上字為白
之字
豈宜有
也引多
有

澗草曰亡當作忘

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堅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

三

洞草曰及處反字
當在與字上公羊
及兩虞是也

此亦不殺
合

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尅之荀息牽馬操

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

而囚之狎徐君輕侮之也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

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為

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

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

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

謂素抱釋先
謂中射即中射
中射士之見示
說林上

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

潤華曰長春秋有
云申謝細人也其記此
儀列傳亦隱云情

御
大自戎有當
渭素山史記可
太史公於七音切
最深

於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
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
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
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
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
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
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
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平公觴之

謂華慮謂如印
左傳虜而宮
厥說二因五謂七
音近字異

下有說

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
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未
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
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
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
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
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
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
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

韓非子

卷三

道

謂素七印史記
庄駟危之危
揚他方亦又伴危
揚提携也

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
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
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
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道從南方來。
集於郎門之境。棟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
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
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辭而問曰。音
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
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

三子宋
平元

洞華曰進當律記

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也竝鎡蒲末切蚩尤
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
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
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
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
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
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
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痿病。故
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卷之三
中

千里曰長師。道引作

鷲。鷲，戰國策云：稱鷲。

鷲萬二千五百。為鄰。百家
之數。為小。于鄰。且僅。故一
舉必揮。故大。想戰國時。故
于。亦。故。百家。之。名。故。也。故
上。有。代。四。二。是。也。子。之。也。
惜。若。時。京。國。王。上。郡。將。名。叙。
不。可。考。也。

按規。于。埋。疏。于。子。情。
子。按。若。事。作。親。而。疏。
字。對。

謂。董。闕。春。於。傳。
作。要。要。爾。聲。近。
古。修。循。之。子。通。用。

奚謂貪復。昔者智伯瑤知伯率趙韓魏而伐范中
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
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
好利而鷲復。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
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
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
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
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
魏。宣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

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
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美不如。宣于。諾。因令人致萬家
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
邑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
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規而陰
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
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
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于之屬。
夫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

策。作。

指五官之藏必藏財粟
甲兵之藏必藏國有五
官中即好楚李此

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也謂聞人奇音羅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

千里曰此書但云高五于
文策更有楷楷插也

戰國策
為兵

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楷楚。牆之有楷。高蒿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簞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

詳又
作依

按竹則圍之五以
攻之攻以勢迫圍
以力舒舒曰舒軍
石圍之舒字者
有攻時甚急至是
然圍故舒後世軍
地
按失策作解是謂金此
訂也

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
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
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
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
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賢智
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
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齒寒。今知伯率二
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
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我

洞茅曰廣。當流為
祖史記王翦列傳
秦王祖而不信人
徐廣曰。但一作祖
即此字

按此古通用

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
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與張
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
報二君之反。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
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
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
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
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
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

卷之三

暮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且。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

按方家之說必戰國時以
大縣也。不然知伯得趙地
三之一。左方家之說。二何
以得六得方家

按周禮小司徒曰

為縣。遂人五鄙。為

縣。以夫計。夫有三年

三百有里。為一縣。

不家計。三年者。謂

為一縣。二者雖殊。六

見家法。有定也。今

云方家之說。是也。何

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復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

身力也考說先
景公令吏致千家
之具于晏子晏子
于古十二之六是春秋
也又考左傳昭五年
遂啟穡百輕賦也
皆成賦也賦成是
以百乘為具又曰國
十家九具也修四具
二十八年晉分邢氏

之田以為七縣分年
右氏之田為三縣皆
石徒為其不教是
子者其先公桓公南
管仲於南教於此
十七狐毅也而有
十七具古邑小予具
後具小予邑為家
向少凡元必考也
古史記合四國制
耳

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
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
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
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
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
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
磨其流漆墨其上也流布輪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
斧迹以爲益修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
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

蔣席蔣草名額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
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
大路而輅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
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
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
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

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
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
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

刑羊曰
聖當律
白布堊
對

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旣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

哉

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子成者矣。田子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謂事顏涿聚
見春秋傳卷三十一
十三年

匡天下。為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獷也。虜勢也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

小格曰。上捍。以捍為也。

易獷豕

安能愛君。曰。然則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為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

桓公守者公族五守之
也也意手而紀記參

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
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
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
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
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
出于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
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
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
名。爲人笑之始也。

桓急非

急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
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
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
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飭戒也公仲之行。將西
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
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
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
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
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

韓非子

卷三

三

成

楊獎學自

洞茅曰告當伴若

史記伴代

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千里曰叔。不合內。此係
小修曰此中。鄭。叔。此
第七卷。叔。叔。屬。身。
此。此。偶。夫。檢。年。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君有福未必及已。其禍之至當連我也。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

韓君... 成

渭案出入十年
其時大都在十年
之中也不過謂
已言居臣臣即官
車改出之意一通

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

車騎之始 單騎之始

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步卒五萬。輔

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

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

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

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間。寡人將以為

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

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

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

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

不違也。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間。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

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

世之勢力也

十月初百坐研左校書未時 戈彙 印

初五日 印

已非背世方再校此卷小格皆記三

六月廿七日午時再校

彙記 印

條詞華律八條已解其條 彙記 印

內古財考一編未作竟

韓非子卷第四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卞生既以抱玉而

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

月奉說語孤憤此
此核實之言

按注賤之誤

裏訟印通字古通謂敵
國皆備揭及名也注非
后訟字同

所為重人也。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
賤國人所共重之也從已泥其餘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賢
智術之士既明且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
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
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賢重之臣
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
刑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
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
存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
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
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
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公鄰國諸
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
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冤百官不因則業不

此即字始見

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
為之匿。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
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非也學士
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
重人延譽
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
進其仇。重人所仇者
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
臣。臣亦謂法
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
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
愛者多又用
習故舊也若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
官爵賢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
人舉措常就

務弊者蔽也為
人所蔽理法必弊
二字義通

又按此布蔽多
作弊知古同也

按澤恩澤 謂有恩無改 舊之恩也

按數以理也 理列必勝

按數理長 之數也

小格曰 當既 惡字

按新旅 與旅建旅

退之旅

又按新旅 新近而 又為羈旅也

主心一而同其好惡已自進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 眾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訟冤則君無得而誅之

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

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

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

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數理也以新旅與習故

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

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

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為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

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當數猶不得見君當

按現法又 當作猶

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

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冤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

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

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

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

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為罪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

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使以窮其命也是明法

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

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

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

馮云越言遠也
言敵也
小指曰人不用智則不
使於國力越不智則不
款已不有之國矣以此不
察已周而越國之款
也下款字者上不自解
潤筆曰類當作類
利也二智字皆語
為知本所屢見
襄極現之天後三
司皆黃解

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賢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
也。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
之重。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
於外權矣。趨向也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
不參驗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
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亾而進其說。姦邪之臣。
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
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
所得制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

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
即已國還為越國。故曰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
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已國
知已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亾者。非地與城亡也。
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
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
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
獨斷此主之不與。今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
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

馮云越言遠也
言敵也
小指曰人不用智則不
使於國力越不智則不
款已不有之國矣以此不
察已周而越國之款
也下款字者上不自解
潤筆曰類當作類
利也二智字皆語
為知本所屢見
襄極現之天後三
司皆黃解

五經卷之四

此程行謀定其行也

小悟曰當云修智

之士
極下即云修智
士不知

得也。龍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

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

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

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

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

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

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修士謂修身之士。但精潔

自固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修士不

能以貨賂事人。既修身故不恃其精潔而更不能

潤華曰精潔當作精辯。現下文可見

謂素注謂有國

又甚。是但不知

以枉法為治者

庸智士說也

注。意此。小悟弟

極左右即全在

右近習。一臣注

潤華曰。亂之亂

當作難

以枉法為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則修智之

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修智之士。不肯聽從也。人主

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

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修士精潔也。治亂

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精潔之行。決於毀

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

明今既廢而不用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伐積功曰

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伍之參。此驗也。伍偶會也。而聽左

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

卷四

按公惠通惠也

謂樂如三家
於晉是也
秦樂不言商君及
為主大王更為臣耳

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汚之人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賢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

襄陽法授是授
家之誤

小格自此言人主重人
之勢而一主以私勢則
重人必有死也
注非

松全徒翻也
悟重易重臣

勢乃重臣者
固寵者之亮三
也

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誑也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誑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

韓非子

卷四

六

欺使漁朋克之使也
比周皆指邪佞者為
用也
又以此比周皆連
用伴阿附解布
論語耳
按書亦也

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比周漁者之取魚也

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與親也一口惑主。敗

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

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

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亾者。不可得

也。

說難第十二。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致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

所以難也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

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此

者萬不一有所以則為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

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凡說之

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

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

為已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所說出於厚利者

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已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

概失供古通用

千里曰遠
概使是橫
大說也

夫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

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

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

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棄其身以飾其名高也此不可不

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

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

語言及所匿似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彼顯有所出

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

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

深知其事既所出入知所為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規異事而當。知者

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

危。說者為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

以為不密而加誅也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

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於已周給

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

之道也賢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

此者身危。挑謂發揚也賢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

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

按此印機不
密則害必
也

按此言
深

深

潤華曰德
索隱引

又記作德
亡

世間離河也問說代也

得直則代字

極重者謂後代人

細說者目已之重

增即增字

謂安未藏本後文

愛憎之變也作增

潤筆曰之文史記

作而久之誤當

係史亦亦難言

三短于文未必兒

以為史

裏極短于文采
取當云史此系
隨情辨以文
言標似似不可
謂史者史記
律久蓋言難
而多世時必久而
生厥也

不能已。如此者身危。不能而強不已而止必故與

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矣。間代也論大人必談以

大人以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細人必談以

為短人而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

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也。嘗試也論君所憎則謂

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徑米鹽博辯則以

為多而交之。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計解謂博

也。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

有畏懼不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

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凡欲

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

耻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則順者而不忤彼有私急

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

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所說而成者

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已而

不能止其私此則為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

順公為少有以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

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

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其背有所矜

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為多所以成其高

詳甲詳

千里曰甸甲細字
概以注非

概以書例皆作內
概以內為納也

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
 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
智則多與舉彼
 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
 我而我佯若不知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欲內相
 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
 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
 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人必得而
 相存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
 私患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者。則為之顯
言又微毀誹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
 試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汚
 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

飾其無失也。

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
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

同汚則大文飾之言。此汚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
 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
 以已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

彼或自多矜其力。當就譽之。無自勇之斷。則無以
 得以其所難滯礙之。概礙也。

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自智其計。
 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

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
 其先所困敗而窮屈之。凡此皆

所以護其短而養其。大意無所拂。辭言無所繫。
 觀諸說。可以無傷也。

縻然後極。騁智辯焉。意無拂。辭無繫。縻
其智辯。得以極騁。此道所

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
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

概以論也。謂當別標

實能不可。舉難者概

論之也。難者多力人也

又概以難。難者多力也

概以論也。謂當別標

實能不可。舉難者概

論之也。難者多力人也

得親近不疑

而得盡辭也

何學成有先記
作身涉世是

千里曰士力隱引

極主仕古道

未字似誤

清書史記作既

常在

又板割史記作計

又得自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

盡也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

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

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曠日離

久而周澤未渥離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深計而不疑引爭而

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直指是非以飾其

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寵榮光飾相持其身也以此相持此說之

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昔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

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

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

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

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

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

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故大

也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

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

厚欲令胡不疑也富人所以則非知之難也處知

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故

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人譎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

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嬰。觸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刑其左足。

選注引作武王或王之王
他處多引有不自

害字起歲奉脫
五下為方正之不
步

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
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刑其
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
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
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
非悲刑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
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
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
璞而未美。未為主之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然猶

獲全下
缺

洞辛曰此乃乾道序之第七兩及歲奉出于乾道序非疑矣

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
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
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
為卞和之忠苟無卞和之忠雖精犯禁而論其法
術亂然則有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
帝王之璞即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以不見僂者則以未獻法術也。主用術則大臣
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
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
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誑。獨周乎
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於道。必不論矣。昔者

韓非子

卷四

七

潤華曰絕滅當作
德滅德
枝支也
裁同字

商君已
燔書

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
衆若此則上偏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
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
祿秩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
政者亦損其開冗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
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
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燔詩書而
有告者則并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而
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
禁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

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車
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强
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
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
貪重。大臣虧公法而行私細民安亂甚於秦楚之
此篇非未入秦時為韓俗。著之故得引秦以為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
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已之法
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女奴劫弑臣第十四

此即易子君
謂可臣一可又
所謂臣之曰也

謂此非一誤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

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患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賢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

按幾近也

按解子此周之字不詳解
已見

小格如字句絕

極下皆安字句

絕不絕

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

測事曰當有我
安字

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眾，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

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

潤筆曰上與下字當作為

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衷。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

小語曰此處當作蔽
樹下文作蔽

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
得不為已視天下不得不為已聽故身在深宮之
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
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
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
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
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未作而利本事當此之
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
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

襄抄首後皆作
告姦此私字誤

論語語

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
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
罪之必誅而私告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
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
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已
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
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講談多誦先
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穿井之陷
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

非字
極其誣也

謂其救亂去禍
之救言者固非無
意於世非安以
長者之言一日固
首卿之結餘也

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螳堙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歿亡繫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

柳法國之在法圖也

潤華曰國者當

作者國者有絕

國下屬

襄極極天言是

國固形如者字

後在下

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也。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

謂素視示同

千里以已

極以字是謂已死後正
妻若幸也願其後
共為善也願其後

謂素素藏衣裏

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
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
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
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
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弃正妻。
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
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
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
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

謂素素以而害之
甚明素以而害之
其義讀之通易
口字存
妻楊下及非特一
妾之口為而字
當伴口字

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
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
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
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
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
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
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臣也。固左
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
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衰之臣。而皆曰仁

此此大謬之論

小格曰施下者有直

字

下者有直字

以勝

義楊當敵即不

當十之當

楊下藏委黃

刑字以下文皆

有刑字

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歿。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泰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

按王亦見淮南子

此義及也

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棰策之威。銜楨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

犀車也

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彊。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彊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

為任用也

實。此之謂足賢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黜。剗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

謂秦點者言南曰
利里本三可不改
字子

韓非子

卷四

三

論 此以龍衣太公之儀

另起

此兼云人主

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者秦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諺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亾之主言也。人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已也。故弒

小德之字誤

極卓渾川字

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通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歿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歿。淖齒之用齊也。擢潘王之筋。懸

洞茅古石令人表潔
去於仰有百心或
伴身

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秋
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勢臣未至於餓死擢
筋也故劫殺灰凶之君此其心之憂懼形之苦痛
也必甚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王可也

十一日胃校

己卯九月廿三日再校

此卷小格者記

二十一條洞茅十五條連激惡

解五十八條內影增十五條

山蓮居士記

卷

韓非子卷第四

丙子又六月

百未刻校

卷九

初音已午二時校

戈義

卷

韓非子卷第五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且重者可亡也簡
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
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
宮室臺榭陂池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

表極為學者

門子為門下之人也

門格曰門子鄭氏以為卿

大夫適子也

門子為門下之人也

吳丙初刻

也。不必以秦中。不必以秦中。

千里曰遠。一里曰近。也。皆存下。為添刑。字。拾。浦。米。之。後。

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不秦聽以爵。秦不待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狠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

謂也。古也。以春時之

黃國

襄極民信其相。即

相且時已有相國。官

下不能其。上言但信

相乃不奉。上也。主

愛信者。以愛信相

極稱衡者。極大稱制。以

稱衡。以河衡。以衡也。

簡近隣。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問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賈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復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

後者即後子下文在學
不月

小格信子及儒即儒
後之謂

樹使時使之使逆橫後
不已也

樹專習子于起耻而習
為常也

潤華曰民當作人逆
高作使言也刑人

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
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
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
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
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
其使。懷怒思耻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
臣兩重。父兄眾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
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
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

謂事以私威者
行上通行私行也

後漢如此

潤華曰實當作人逆

刑相也

樹簡事教是善善弟忠
行之教如孔子誤

樹夫子云不教以戰謂之
虐又云以不教民戰是謂
謂虐也此亦此意耳

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私禱公。法禁變易。
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
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
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
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眾強。多大國
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偏徧而心急。輕疾而
易動。發心愾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
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賢臣相妬。大
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

謂一在本教
謂一在本教

謂一在本教
謂一在本教

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
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
怒而弗發。懸臯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
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
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
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
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賢。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
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
臣甚賢。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

韓非子
卷五

一孝與仕
注以原解
謂一在本教
謂一在本教
謂一在本教
謂一在本教
謂一在本教
謂一在本教
謂一在本教
謂一在本教
謂一在本教

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紕軍馬之府。鄉曲之善舉。
官職之勞廢。賢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
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未作之
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
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
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
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
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
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賢

韓非子
卷五
中

楊俊等侵越等語也

楊公增印法世

馬也

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用事。因傳柄移藉。使殺

初用事之也。二句即為議當途之失也。下句言以情見臣也。且羣小臣

潤茅曰直當作且

祗有去音印又字也
美典三百有六句
日之數甚多此字又

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

此王下是言言惡
人也不必行

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一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者止則王矣。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

世宗天子立心以臨
朝制政恣行私便
者不少此見何遠且

卓也

愛如字
何法開闢極
後人鮮用

世宗天子立心以臨
朝制政恣行私便
者不少此見何遠且

洞羊曰死字以下
引例之當作疑

按味蔑音春秋盟于味
二教作蔑味蔑者聲

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
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
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
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
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
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
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
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
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

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
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
以哀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
疑不為後。此而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
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
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彙不疑。此鴆毒扼味扼
謂暗中之所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
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
眾。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

一法

謂素如醫術
其起吃膿可知
極穢惡非所言
傷含血肉有微矣
至漢之帝吃膿
於學市亦有用
漢時醫官亦不
出校故不以爲
小格曰此語亦
蓋相傳古語
按此行也不參
行也

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與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天歿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歿。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

按參五即參也

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三五之驗。以責陳

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

之端相參而觀之。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

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

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賢人富。苦民以富賢

人。起勢以藉借假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

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

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

釜鬻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

韓非子

按復除重役而不甚

謂素七枕也

蔭戶下屬公

家之稅而私

相重也也者

人成字

參

成

極從自也

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鬻之行。則法獨明於胃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賢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

千里曰家。也。字注。必。士。子。皆。注。曰。以。而。未。及。身。

權勢也

南面第十八

小格曰下 在子廷新

潤華曰石字衍

人主之過。在已任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

行 謂言曰金句當提

求必索資之用也謂

謂素少字是 對多而言言費 人之常使也 概下言言於字字

千里曰必當作不似 多誤難後

於忠信無以不禁。偽為忠信 然後不禁三者。僭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少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僭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

謂事奇必不復 謂不相之也 不以有功而取其 眾知求 自任下 之道也 可誤 故漢家重壅 之謂 也 權臣以為 淨臣且定 說以 漢 下多不 概下言言於字字

謂事奇必不復 謂不相之也 不以有功而取其 眾知求 自任下 之道也 可誤 故漢家重壅 之謂 也 權臣以為 淨臣且定 說以 漢 下多不 概下言言於字字

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如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資。則

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資。則

待其成而後以
責罰此之任任
一滿也而人臣
行進本矣

潤華曰不知治者
起當控行

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

擬在常古之
謂教其不
則必易也
者如女下
見于古書

謂孝禮祀
祝報莫
見于古書

十且云
屬上讀
心反
小格曰

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及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蒙。竊憤之。民苦小

韓非子
卷五
中

謂其七主必有國
又但其事皆在
証耳或有謂則不
可知夫

小格云代王所

板節飾皆甚詳

渭東郭高渭用
兵之上品也即
濟也國雖亂而兵
屢勝

費而忘大利也。故黃虎受阿諛而輒小變而失長
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
能歸。
節邪第十九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
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
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
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
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

謂其曰既改自有誤

板去果川地

板節印字

謂之輸也

千里云鹿

板援煖同字

謂其曰利

運用四非字

表下重川字

又法最古不

者工下必重川字

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
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掄
兵而南。則鄴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
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
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
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
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
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
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筮鬼

小格自上
有字誤
為又

非字

卷五

三

中

小悟曰古之天子絕

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牝人之性也。治强者。玉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官于吳。反國。奔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

千里曰以必邪一字

謂者事二鄭恃
魏而魏許魏改秦
而鄭止高濟注釋
表侯滅止鄭即中
按為倍也此處多記
二案案內荆可
并荆案也
謂案止鄭即
韓耳
小悟魏子絕謂年
曰魏上有脫文下
教句而有誤

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

韓非子

卷五

七

直

極富強兵
皆字句

楊氏字是

楊氏望民怨望也

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明君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至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人愉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

蘇子乙
楊氏以布
小臣以不
對

子反渴而求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曰。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

按明子曰方明時意感明也且月有慢射下亦可知

按謂之國亦律法行于軍中

按奉法當是德之首在比左右也法教也

按官新即律法也

按論從法以緩也庶人橫儀也

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眾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

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必賈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

按必字是元法令皆謂如曰必賈如令也藏本作必誤

千里曰依上文法上者

謂者此有誤脫
極當是極于智
道之故脫字觀
下文可知係印

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

小格曰於下當有
法之二字法字絕

義極下又三釋
法為智性又亂

主使民飾以智不

知道之知小格

云上文飾于不當

有法知之子極是

也夫小格善說此

若今化已三年不及

親修也此已非

此百善

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

韓非子

卷五

七

道

桀禁字句及之句
意連下

謂禁字句及之句

桀以邪為智之法亦

不合下文過法之語

也即此也

洵若曰下禁字句

禁及桀是邪以智

當是下智為是之

誤有六法為此句

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

其私智。以法為非者。是邪。以為。以此思之。則知凡

法立私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之道

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

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

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

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

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汚行從

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

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

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

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

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

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

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

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

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

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

桀是害之觀下
文可知

謂君臣以計
合是上下交
相御以術也
此其為非之
說也

矣

十月初十日申時坐二榻新校竟此卷墨法較條及改多此
事遂然元不將通通即當再校下他書書長序

十三日再校

又六月二日申刻再校有兩三條以意添者不

能全通

襄記

己丑九月廿四日下法再校新解五條甚快 此卷小格者記廿七條同

茅記十七條

連讀

愚解五十條

新序

理為記

襄

韓非子卷第六

解老第二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賢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

梅舍止也

梅德以無德者有

意為德欲德以反

無德也

千言言世用河上云章句修同

潤華白如在子疑術

韓非子

卷六

一

時甲

歲

為政之即有意也

謂素所

文自明

歲本創

概不合

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
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今
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
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
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
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
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賢賤之差也。知交朋友

概下字不在宜字

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
父宜。賤敬賢宜。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
者外。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
有以為也。

禮者所以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

也。賢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論。故疾

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

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論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

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眾人之為

按貌情者指畫內情
而也

宜

禮

卷

二

文

禮者神于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哀。君子之為禮以為

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眾人貳

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眾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

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

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

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

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

義而後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

不觀此情兒
不必乙

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

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

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

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

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

凡物不竝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

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

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禮者神之太上禮人不能知隨和氣也

小格曰忘去之誤用人
篇必有其意度語
極極也

故華謂者識及于外

聖人云誠之道
可者知物固有
不必操于目而已

明于心者此第辨
子能于天地万物
之理故其心成見
无一物之不預知
非若心傷神于物
物推其言乃目測
為若識也登何
固不立語此釋此
二惠且其甚矣
西子六月言裏記

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

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

測華去下
全有孔字
下句附好

謂業藏本有
貴字 其心又
其以五字有誤
又極理下文以五字
當衍
謂業藏本有
行

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
曰禍今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弃理行邪僻則身死天
動弃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
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今禍之
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
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弃

極妄字是

極妄字是

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

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
也衆人之輕弃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
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論人曰孰知其極人
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
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
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
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
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

韓非子

卷六

五

成

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老子有方而不割四句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於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立。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異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

極羞貪當是貧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雖異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

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衆。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為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

小悟曰證下交狂能智字正當依此能對

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

千里曰穢。金亦作穢。天曰穢。金亦作穢。

小書曰言有後

極書曰上陰人天易

避言者不知而論

此後

極書老之書也

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極當于虛元句
言未見禍患
刑于古微也
極書則者早服於
道性也

極疑衍和字
又極取下又必有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言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

韓非子

卷六

七

直

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

歲在元
未字

潤筆曰能上當有
發道二十八

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為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

樹曼根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
生也直對曼根葉扶
曼根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

對說
謂者不即直
根之者又

根抵今本亦第

樹藏本處下云若
言下鮮也

也。抵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抵。抵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抵。長生久視之道也。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眾。其虧彌大矣。

謂者不即直
根之者又

謂者不即直

根之者又

謂者不即直

根之者又

謂者不即直

根之者又

謂者不即直

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賢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人處疾則賢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痺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

舊本另
起
宋本連下

此鬼神字也。鬼字
鬼之神。亦不傷人
人也。

小者曰不也。此鬼字
疾人連也。

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鬼
不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
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
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
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
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
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
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
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

鬼也。字不其
詞。字曰下外字當

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
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
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
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
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
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
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
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

則將馬出將當作特形相近之誤也而乘字此者信而不得聚會也則事經絕事經絕皆作輕按經生於郊矣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矣字則事經絕事經絕皆作輕按經

輕皆誤字也當作徑上文云必緣理不徑絕也陸行不緣理為徑故曰禍

莫大於可欲傳本及今德經皆作罪按禍字誤也當作罪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

痛雜於腸胃之間藏書不錄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死則近臣役馬者軍

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

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千里云當作特字
有說七上持馬未詳
藏書不錄
將馬者將星之馬我
馬記者用之馬合我馬
已之而但餘將星之馬
死不為也臣謹說

唯人無羽毛
所必資衣以
禦寒也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
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
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
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
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
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
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
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
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

千里云當作特
有沈七以持馬未詳
繫不錄
將馬者將進之馬我
馬者用之馬合我馬
已之而但徐將進之馬
死下而也臣

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唯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楊廣李
有字子

唯人無羽毛
所必資衣以
禦寒也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

韓非子

卷六

七

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憺憺則退

咸豐六年八月初一日周振家據別本影鈔補

缺第十一頁

極老于憺作 大利作得

于里曰解老 而此同也

極上于利也 于里又

極上于利也 于里又

極上于利也 于里又

極上于利也 于里又

極上于利也 于里又

極上于利也 于里又

極上于利也 于里又

極上于利也 于里又

極上于利也 于里又

極上于利也 于里又

利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憺於欲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

韓非子 卷六

三

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遊於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之若水。溺者多飲之。卽死。

渴者適飲之。卽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

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斷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哀者謂常者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

咸豐八年八月初一日周振家據別本影鈔補

缺第...三頁

也 生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

也 此十有三

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

韓非子 卷六 六

凡兵革者下采
本藏者皆為

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
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
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
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
用其私智而弃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兇虎有
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
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
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
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之心。則必無人害。

備合本此陸川

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兇虎。入山不恃
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兇無
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
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
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賢功者慈於事。慈
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
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
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

章
章
章

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

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故曰

聖人不為天下
先與地合德也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

端道也

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劔刺之。故曰。帶利劔。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

小權曰有既

此字今存卷者以此

按按子絕云云連下
待

唱則小盜和。等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等先則鐘
瑟皆隨。等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
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等矣。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
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
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
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
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

絕今本較

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
類。神不為動。神不為動之謂不脫。為人子孫者。體
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
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今
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
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
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
家之有餘者益眾。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
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眾。故曰修之邦。其德乃

詳

卷六

六

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
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
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以天下觀
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己卯九月廿五日再校 此卷小格者記廿二條 測孝九條 已解

四十六條 十條 新以

義記

十五日再校

韓非子卷第六 終

十五日午未時校 此卷後二頁未解

義記

又宵月 曾晨 校竟

韓非子卷第七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喻老第二十一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却走馬
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
蟣虱。鷲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
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
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為罪。
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

襄抄遽傳 遽時和 傳不用之馬

千里曰則下即字

按則字可也 謂之書也 韓非子

子為罪以城也
為罪兩向皆有則
也 作梓被分其身且通

故得解老利

故不欲自害也

故老子知定是定常

河雍甲衛
雍也

小德曰河衛
声相近

大曰邦當後
封

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澠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為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

故老子無
以世之常

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猶草曰夫日之臣
當以傳存存存
河上本非是

極老子無深字

千里曰觀示也二可通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歿。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觀藏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

極廣車多作大鐘

極取今老子作會。上悟是謂上當加故曰。千里曰當在此另起。極補在正起事于無形。

是也。素藏本亦

極旅象也。旋二可

則象兩字皆通

千里曰此皆曰字

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

通事曰當。謂而重自。謂而重自。謂而重自。

襄初新序作齊桓公
二誤此三有桓公

謂公侯不
亦難卒藏本
二月

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

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

叔瞻印詹

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則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

謂羊曰王命論思有短禍之象遂注羊照以短為短之禍也亦短禍必有公

楊說林六作短

謂羊曰王命論思有短禍之象遂注羊照以短為短之禍也亦短禍必有公

從林舍作舍志

從說林六作短

謂羊曰王命論思有短禍之象遂注羊照以短為短之禍也亦短禍必有公

從說林六作短

謂羊曰王命論思有短禍之象遂注羊照以短為短之禍也亦短禍必有公

從說林六作短

謂羊曰王命論思有短禍之象遂注羊照以短為短之禍也亦短禍必有公

從說林六作短

謂羊曰王命論思有短禍之象遂注羊照以短為短之禍也亦短禍必有公

從說林六作短

謂羊曰王命論思有短禍之象遂注羊照以短為短之禍也亦短禍必有公

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禊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勾踐入官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罍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病罍。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楊說林六作短

謂羊曰王命論思有短禍之象遂注羊照以短為短之禍也亦短禍必有公

楊左傳我之不合為

寶

楊同華周句遠後誰

有作徐思意周遠

通道也

悟曰知將之誤

英書之稱
活于此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

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

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

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

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

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

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

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

能羨也。豐年大禾，**國**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

乘于疑難

楊乘隨乘後隨

數也觀下又不乘不

隨而能無誤

得也中藏本甚

得也

楊芒忽也毫忽

其形玉微乃有

光澤也

楊藏藏同字

韓非之

卷七

六

初

楊此見
列子書
異同

按恃老仍輔

按室即孔

按王當是主字

小格曰凡諸說作王
子於期上若注引百
作五子期

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_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

按王去通

按賴厥之後

按為當依淮南列
子作不賴皆作厥

別聖曰賴厥之

別聖去其聲鄭
注厥或為雷

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_上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顛。血流至于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顛之忘。將何為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竝智。故曰不行而知。能竝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

行
也
三年不飛後証
他書

潤善言楊慎引元
莊子莊王南莊路不
同時或成王古今人
表下有莊路為成
王相據

按嚴防印莊路者原亦避諱也

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

小指此見史記卷下
有脫 子曰白當作知
之捨酒有 兼也且是
可也下明 意之如也
無脫 二通 李也
注引之 巨 卷
目先百 年
自見其 能
按老目 者明

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躋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

韓非子
卷七
中

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賢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賢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太迷。是謂要妙。

說林上第二十二

舊本第七卷以此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

此聖之言不

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此下多國策文字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賢於君也。因請太宰曰。已

孔子字子

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之。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復立謂東置也

君者轉在韓策曰作九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按晉當作秋

謂索實字可邪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在趙策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

韓上子

卷七

呂

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

謂秦築臺本報是也。下章亦有報行字。楊報也。報字是。

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輒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

在趙策

韓子

卷七

七

三

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鷓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鷓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以我為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

小梧曰而行字衍

按又字有誤

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在周策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故

韓非子

卷七

七

目

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紹績味醉寐而亡其衷。宋君曰。醉足以亡衷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彞酒者。彞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在釋策

謂素黃本古也
同本及義我自明
不必何藉

管仲而有三字皆當
衍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

韓非子

卷七

七

呂

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
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
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
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
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睽其一目。奚如。君曰。
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睽。君奚為不殺。君曰。不
能勿睽。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
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小悟曰慢即欺覆

遠水遠岸
此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
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
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
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賁於
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
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
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

千里曰中區且見東一

當重周又之二子

馮沮即馮且沮且

謂其韓上者以

王字

謂其韓上者以

譴歿。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麕。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麕。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

樞二段連句是

謂之東藏本也

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麕。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箕子怖。以爲象箸不盛羹於土簋。則必

謂之東藏本也

檇苑冷矣孤經舍
作舍

世萌明也小梧曰當保

明

謂業也即史

商奄奄意志也

千里曰此確之誤

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
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
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
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
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
服。不如服眾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
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

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
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
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
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
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賢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
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
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至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

在魏策

楊即則同

韓非子

卷七

七

成

此反是反之說

謂子亦之也二十
美注引七事
歲本毋不誤
始彌隱而之海

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
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
灰而血。已血而劬。已劬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
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
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
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
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

此將有大事乎
也
謂業方事之大
歲本此亦可
通

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
子將有事天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
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賢。美者
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
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
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
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

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渭素及復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

小格曰反三祝此字不見他書

據慧子即惠子見莊子
慧子惠同字
小格曰往往之祝此往
字之通

則同。其所以為則異。公孫友自刑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自刑之為則異。慧子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

自六年内案二月望必以有他事

越三月為五月十日始於

渭社山 芥 竟 記

己卯九月廿六日于

潤筆記十三條
內激誤
中五條
愚解四十五條內新白

舊刻
連下

齋

十七日三年二月校

善記

國

丙子又育八日年刻校

善記

國

韓非子卷第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蹠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蹠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蹠。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

近本皆自處
有說起今按
宋板增定凡
十六條

踐肩而腫膝。夫蹠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蹠馬。而拙於任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僂命也。

淵子曰文

朋音周

此作朋

疑有關

朋音周

集部云朋

弱羽者曰

此朋本音周

意疑誤

或衍

千里曰廷

鳥有翩翩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鱸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鱸。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

莊子

卷八

二

何

小悟曰不學當術

楊侯是侯之誤

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歿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覺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賢主而輕國。

千里曰生當作生此語見呂覽仲春紀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

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

韓非子

卷八

七

成

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
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
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眾騶妬之。因曰。臣能擻鹿見
王。王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眾
騶妬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
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

何言甚

疑有誤

楊子之容。勉也

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
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
皮冠。夫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
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二虱曰。爭肥
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
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羸臞。人乃
弗殺。

韓非子

卷八

四

成

千里曰蜺拾補有
小格曰洪與祖楚辭天
向注引也作蜺如
天對也
謂蜺也
沈文曰補也
請君補
三四兩葉
不介
不介

虫蝮有虺者或作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虺類也。寡非矣。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極上遂去之三
字亦可
小格曰勿之矣三
行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

楊振舉也動也

千里曰在魏策即周
宵策作宵

上 楊策齊字在齊

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相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

謂以善效事也
而獻之於齊

信者也。

按左作歷田二也

謂幸洪字音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魔融犒於荆師。荆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上乎？答曰：上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欲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上，非為一臣上。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

因不殺也。

平里曰：蘇吳所道周策。補注引。按田縣同。水括曰：當依策作仇由。

潤萃七月當依呂氏春秋作七月

按右以通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以分吳。荆王曰：善。因

韓非子

卷八

七

植

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尅。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千里曰里。印說文。姓字。

在魏系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

此字字策之先

千里曰構

構同字

屬廣同

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乃皆朝魏。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在解策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

韓咎子

卷八

直

留身子藏
在齊東
本有曰
字

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絰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按策元居字方也通
留身子藏本有曰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

留身子藏
金也

鍊金百鎰

文

千里白道者伴意

晉

盪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

觀行第二十四

舊本第八卷起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

冒者此即說難
可引事

冒者藏者有者
字

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眾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

世有不可得

事有不可成

植

聖賢之撰句
疑有誤撰一
作測
松撲作何不解謂賢
則人德而聖必人信也
故作撲者道久老子

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
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
鳥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
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
利害。物有生歿。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
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樸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
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鳥獲不能自舉。賁育之
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
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
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
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

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
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
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
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去饑寒。雖責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雖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

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

小格曰身臣之議
千里云云之日上法
兩其字皆其臣
也力子身是是
三人主者其臣
力使不能為臣
者其臣下也
極廣氏商考之

民
謂事齊民
狀平民也史
漢大書書習見

小格曰有既
極其既謂臣在
天子而人極是
極殺天子以上
千里曰極則皆
第其也人

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
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
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
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
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
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
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
無功。使讒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罪。使偃以天性

偃以天性別背是。其証夫。謂棄也。可備。致然。終不可。以。保。

謂近失正國
之理也

德也
德字且下之句
道德並舉

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矣。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
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
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
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
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
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韓非子

卷八

七

文

善有末
刻不符

千聖曰完
字絕於海

極法上八股月字

極守守是而

戰對且上已見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賁育。守道者出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

提行另起

詞善不見不守竹
頁當作身私相
近而古對

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何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

按是甘字之端但全
云甘服人臣無批不暇
於下無暇目切焉之句
三意皆合矣區甘和別
必先飲取之志非批別
必先飲取之禍下下法
必先飲取之禍下下法

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
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眾不
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
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
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
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
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
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與目
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而無扼腕

按撥備陰也
謂之幸也
弱字

聚屑嗟喏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
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
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
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
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眾人不相謾也。不獨特比
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士之所能服。
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
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
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

韓非子
文

小格曰：此字疑為

於權衡。歿節於官職。通於責育之情。不以歿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

小格曰：宜也。宜之誤。兼指宜其能。兼指。事皆得其宜。似不誤。下勝。輕。宜。義同。

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彀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

潤茅曰鼓當作教
襄初鼓而表對
鼓直于身而表直
于目也身下有教
心字

胃業措象也

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賚。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耻。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

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
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
當誅而反以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
患。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
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
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
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

楊藏李海民子
誤問羊曰當脫
燕字是

楊宋李小似不
若而之為且
東下句可

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歿
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以
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
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
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必無
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
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
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

士葉而末刻不同

小格曰如下皆有

不字

極下不皆有不

于此脫

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

凡云奉春奉春者
公存也

此指帝之至字為是
謂奉春志以子王
曰德亦奉春文自
通一各不奉術

馬音毋

沈非千金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
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
力以共載之。故安。眾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
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
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
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
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
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
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

小格解朝遂注以
日月
文以功名
於
雨名
皆
言
誤

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
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
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
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眾人助之以力。
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
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於
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功。舜之所以北面而
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卷八

何

何

謂榮王集四書論
論奉化注引名
及子思

謂聖朝靈喻人
共見而信之也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

謂古創壽謂
可藉古不能三不
初三書

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治。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樸。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十八日午未二時校 襄記

韓非子卷第八 終 十四日 渭校

千里曰一里 卷末未與前同

己卯九月廿七日午校 此卷小楷者記廿四條間 第十七條 鐵後 意解廿六條內有增一條 襄記

襄記

韓非子卷第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 皆君之內謀故曰內

說儲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

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

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

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

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

襄記端 末之端謂 得眾人之 端參教

根詔告也

韓非子

卷九

徐文

臣壅塞。各聽其所從若門戶然則為臣所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煬則後哀公之稱莫衆而人。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為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誑以大魚為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聽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而江乞之說荆俗也。荆俗不言人惡故白公得以為亂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術也故使有敵。恐其所賢臣妾擁已故更賢臣妾以敵之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朋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黨為擁更甚也

備矢則體不傷積疑為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虎猶未可信況三人乎。

參觀一

凌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

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深澗故

仲尼說隕霜。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殷法刑

弃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而公孫鞅

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

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

千里曰麗敬是曰麗恭

金不守

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而積則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

澤之火不救

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

弱齊國

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 卜皮以慈惠亡魏王

以魏王慈惠知其必亡其身也

管仲知之故斷死人

知治國常嚴禁人之厚葬

不用命者戮其尸

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

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

謾欺也

賞譽厚而信者下輕

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

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

故越

王焚宮室

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救火以驗人之用命

而吳起倚車轅

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

李悝斷訟以射

欲人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

也宋崇門以毀死

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成者也

勾踐知

之故式怒鼃

勾踐知勸賞可以招

昭侯知之故藏

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

握鱸是以效之

拾蠶握鱸而不懼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

直聽一理不反覆

責下則人臣

不參

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則人臣不得參禱

其說在索鄭

魏王以鄭本梁地故

成

千里曰麗敬於印
麗恭

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與吹竽混商吹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責下也故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申令得參謀為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以構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而應侯謀施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為姦如鹿之散使人問他則不驚私謂使此所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驚其私矣驚猶售是以麗敬還公

大夫麗敬使市者不為姦故還大夫而警之而戴謹詔視輜車戴謹欲知

奉筭者更使視輜車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商太宰求神明之譽也

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深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

智一物眾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深則眾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

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伴亡以驗左右之誠故必審南門而

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周主索曲杖而

羣臣懼私得曲杖上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吏便得彼陰懼也西

挾已之智而問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反得以用其欺是不若深知一物則智有所精而眾隱皆變為昭也乃與下聖者合注非

羣臣懼

上皮事

西

初

門豹詳遺轄謀遺其轄欲取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為其事以試其所疑也

故陽山謾謾整偽謾整知君疑也淖齒為秦使詐為秦使知君惡已

齊人欲為亂伴逐所愛令子之以白馬以謬言白馬以驗左右

誠之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便嗣公過關市知過者

便得聽察之稱

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

板賤當是踐字之誤

潤茅曰擁當伴

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

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

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

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

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燭焉則後

人無從見矣後一人不見之燭然也今或者一人

有燭君者乎此譏彌子瑕專則臣雖夢見竈不亦

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眾而迷舉事不與眾謀者必

詞華曰曰名劉
四叙歸時五下校
諸下同

此中見晏子春秋
小格曰表作服

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
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人
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
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
一舉國既化爲一則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
亂也安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
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
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今寡人與
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
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

宋孝之
下頁字

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
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
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
乎臣請使王遇之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
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

在魏策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
荆偃兵以齊荆爲援則秦韓不二人爭之羣臣左
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爲利而莫爲惠子言

韓非子

卷九

六

初

按此法當與
可字

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眾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眾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按此亦見左傳

甲乙也

叔孫相魯。賢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

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慘。此不參之患也。

在楚策
作江乙

江乙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乃賈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賈。賤不得與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

謂世世同存
子王制引
其世世同存

謂世世同存
其世世同存

比附上官... 也臣極可矣

小格曰三鄉字法乎... 亦賦國作臣卿... 有也

始 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其謀為壅更術嗣君之壅乃甚此嗣君不得術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

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

者自首至足無不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

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以防疑則姦絕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

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

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

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

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

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

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

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

也

小格曰三鄉字法乎... 亦賦國作臣卿... 有也

也

謂棄成平者
史記字

古刑形目

極形作上形字解
為佳不必作刑罰

極三傳表皆作存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蕘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

之。而況於人君乎

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

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

灰塵播揚。善掩賢人。

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

因鬪相殘傷。

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

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

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

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

太毅也。毅酷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

謂棄成平者
厚所謂法家
侮聖言者也
去聲。殷人克
罰。子貢故法家
每託以為言

抄作人字是

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為行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賢。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能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壅水。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

澗茅離水為離

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

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

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

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魯

公懼。自將眾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

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

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魯公曰。善。仲尼

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

移觀之文伴是

於人請徒行賞。馮放魯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
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下
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不

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

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

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

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

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

小格曰。下有死字

何

小格曰無事謂大
臣不事天若星

修德義衆必輕之。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
故威不得重也。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
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
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
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
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
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
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當喪主表
者見公羊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
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
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
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
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
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謂古者七事未

入通體

謂事文起為左
氏人見外儲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
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
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

楊衛嗣云石白稱
王當是子字
小格曰天衛多子
作

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

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

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

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

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

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

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

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

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

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

火者比北降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

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

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為田者害政當去之去之則不

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

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

呂

小格曰因唐化因川
以事語即先至得又
板作未春

樹當竹戰字

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謂事莊子外物篇
演門有親死者
以善毀者為官師
其壹人毀而死者
半即也事子六

按藏李慶子誤

引華當伴級上文
云吳數子此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也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

聖人三行謂是也

洞著曰此當作勅

聞之曰。鼃有氣。玉猶為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
 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到割也故越王將復吳而
 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
 赴之必得賞。故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
 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
 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
 豈不為哉。其所以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
 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

謂事七條也。見記林孟賁作賢諸

主之愛一嘖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為也。嘖有為嘖而
 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嘖笑哉。嘖笑尚不妄為。况弊袴豈可以無功
 而與。袴之與嘖。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
 未有予也。

鱸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
 婦人拾蠶。漁者握鱸。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
 孟賁。鱸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益。孟賁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
 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

成

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

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死。湣王立。好

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眾。吾無

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乃知濫也。以文選增入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

君。而恐君之欲疑已外市也。為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

文選引樂令而三百人

韓策趙卓韓趙

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

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

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

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

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

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

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

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

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

按此策不若作秦王韓趙

潤華曰當是三國兵

至函谷韓趙之語脫

谷字下

當云三國

入函谷

以此語是下之

之疑不詳

楊策云三國入函谷
此云入韓當有誤

為我策鈞
我是
千星曰悔年誤
例

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

大舉矣王必大悔丑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

舉王必悔曰不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

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言講事
斷定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

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廢上

一郡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風也以守上黨之兵

危如口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也中傷然上

洵策曰易言當
衍弛即易也

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

安樂而其處又煩劇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

雖欲弛之恐王不聽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

夫亦遣立有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

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夫

雖告以不命復亦
不信故不敢為姦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

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

千星曰輜車解散
注川作司輜作輜
何作司

韓書

卷九

九

何

筭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筭。遺何輻車故實奉筭本令何奉

筭司彼當易勿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

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

也。不事於臣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

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

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

外。甚眾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誠使者。無敢告

筭字必此

簪字必此

渭字必此

千甲云云商末也

渭字必此

商末也

渭字必此

楊其所二考必此

六雷衍

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

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

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不誠。不誠割爪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

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

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

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

以為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

韓昭侯

卷九

七

文

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明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污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

庶子佯愛之。佯愛，佯愛也。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於家人屋間。

七 陽山君相衛，聞王之疑已也，乃偽謗穆堅以知之。穆堅，王之所愛，令偽謗之。

淖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王既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

王知之。王知逐所愛者，則不疑其為亂也。

者曰佯愛，佯愛也。于里之為，亦在戰國，其之愛，亦通也。謂其于藏，亦非作。漢之刑，亦之。潤華曰：謂其佯愛也。山當已見，雖亦在穆。而見其為，亦在穆。謂其于藏，亦非作。字比行，亦非作。五。

韓非子 卷九 何

子思曰以各派不是

謂事也子思謂
嗣公繁欽計數
二居也非乃務美
非自叛師說於
又曰而所句絕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為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右傳

宋乾道五年藏本皆無此二字後同

十九日午時校 襄記

曹

十四日 胃校

己卯魏九月廿八日巳刻獲此卷小格者記廿三條

洞筆記十三條

誤誤

愚解廿四條

新

襄記

曹



韓非子卷九學

程子